

心香一瓣

腊月的第一缕年味,是从灶间飘出的。

在安徽,尤其乡下,一进腊月,年味便跟着“腊八粥”的香气弥漫开来。腊八这天,家家户户会用糯米、红豆、红枣、莲子等熬上一锅稠稠的粥。奶奶总说:“腊七腊八,冻掉下巴。”一碗热粥下肚,下巴才算保住了。敬神祭祖后全家分食,寓意温暖团圆,也正式拉开了“忙年”的序幕。

腊月廿三或廿四,是“送灶”。皖南很多地方,尤其是徽州地区,这天傍晚,家家在灶王爷像前摆上麦芽糖、糕点,祈求他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。那麦芽糖粘牙,据说是为了黏住灶王爷的嘴,让他多说好话。仪式后,那甜蜜的供品自然成了孩子们的零嘴,甜味里是对未来的甜美期盼。

小孩们最快乐的时候莫过于“赶年集”。老合肥人都晓得,“过年不到周谷

往事随想

年糕的“黏”度

孙志昌

超市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年糕,用真空包装袋包着的,又白又光滑,包装上写着:水磨年糕,方便快捷。平时常常煮汤或者与青菜、肉丝一起炒着吃,不粘锅、不粘筷子、软糯无腻感,但总缺少了生活里的一点生气。

那天老家寄来的包裹拆开以后,泡沫箱里用干荷叶包着的东西边角发黄,麻绳绑得也不太整齐,泥土、阳光的气息扑面而来,还有一股米香——是奶奶的年糕。

记忆中过年的味道是从臼杵声开始的,腊月晴天新收的糯米颗颗饱满,在一整夜井水浸泡之后就放到木甑上蒸,灶膛里的松柴噼啪作响,整个房间充满着清新的米香。蒸好的糯米被放入石臼中,父亲拿着木杵一下又一下地捶打着那团热气,爷爷蹲在旁边找到空隙就把边缘上的米往中间拨动——手上沾着冷水。木杵的声音沉稳有力,米粒经过反复捶打就渐渐散开、融合成一团莹白柔软的面团。

奶奶将热气腾腾的米团放在撒过米粉的案板上,用干枯有力的手揉、按、抹,最后“啪”的一声就变成了一大块方正厚实的东西,边角粗糙,表面留有清晰的指纹,触手很温暖。

眼前的年糕解开麻绳、剥开荷叶,边角不齐、干裂、呈米黄色,像被阳光晒过的厚玉。在蒸的时候水汽升腾,干裂处逐渐变湿,各种香味混杂着从锅里飘出,米香、荷叶清香、柴火熏出的淡淡烟味。

熬熟的年糕被筷子夹住时会垂下来,在盘子中摇晃并黏附在表面,轻轻一拉便能抽出很长的透明银丝,微微颤抖着。若想收回缠绵不断的丝缕,就用筷子绕两圈。

入口的时候牙齿轻轻地合上,不发生断裂,而是黏糊地包住齿间,细密缠绕、富有弹性,一股纯粹霸道的米香味立刻占据了全部感官。

真正的黏糯不是客套疏远,而是固执地缠绕着——粘牙、粘筷、粘住回忆。

热气腾腾,如同老屋灶间飘出的白雾,爷爷翻动手掌的样子、父亲起落的脊背、奶奶拍年糕时满足的表情,这笨重的年糕粘着的是什么?它黏着了一段完整的时间、一副吃力的生活,也黏着那颗怕人在外忘记根本,恨不得把整个故乡的味道都装进包裹里的沉重牵挂。

超市买的年糕没有粘性,但是奶奶做的年糕却把应该因时间而消失的温度、形状都保存了下来。

黏性就是手工制作中的温度、时间的厚度、爱的程度。

甜味和糯性在舌尖纠缠,心里一直不能忘怀。

凡尘一瞥

冬,着一袭素净淡雅的衣袂,从时光的深处款款而来。它以清冷的指尖轻叩心门,引我们静立聆听自然的絮语,在凛冽与安谧交织的怀抱里,感悟生命的本真。

雪花飘落,宛如碎银漫洒,闪烁着清冽的光。每一片草叶、每一根枝桠,都凝着点点霜晶,恰似繁星坠入人间。晨曦初绽时,霜雪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,勾勒出一个银装素裹、冰清玉洁的童话天地。这是冬的笔触,细腻而精致,将天地晕染成一幅素净的水墨。而每一片翩跹的雪花,皆是生命坚守的信物,消融后便化作甘露,滋养着冻土下蛰伏的希望,让每一寸土地都在缄默中,谱写着顽强与复苏的诗篇,静候春的足音。

风,是冬的信使,携着凛冽与萧索而来。它如一位冷峻的雕塑家,将澄澈的湖水塑成寒光熠熠的冰层。偶尔冰层开

堆,年货总要缺一味”。天刚蒙蒙亮,市场里已经人声鼎沸。从大别山的黑毛猪、巢湖的银鱼干,到长丰的草莓、三河的米饺,四乡镇的好物都聚到这里。老主顾和摊主用合肥话寒暄:“个好吃啊?”“好吃得很!自个家做的,包好吃的!”

这天镇上的老街挤得水泄不通,两边店铺的屋檐下挂满了成串的腊肉、咸鸭、香肠,油光发亮。摊位上,火红的春联、年画、灯笼映着人们的笑脸。舌尖的徽味此时氤氲着热气:阜阳的格拉条筋道爽滑、淮南的牛肉汤鲜醇入味、芜湖的虾籽面绵长回甘……

天南地北的美食与热情好客的食客在此相遇,构成了最幸福的时刻。但孩子们最盼的,莫过于一串晶莹红亮的冰糖葫芦,或是刚出锅的糯米欢喜团,一口下去,满嘴酥甜,那快乐的味道,真能“一路绵延在岁月里”。

张雪晴

烟火徽年

张雪晴

除夕的重头戏是“吃年夜饭”“祭祖”还有看春晚。年夜饭极丰盛,许多菜肴都有讲究:必有整鱼,寓意“年年有余”,除夕不吃,留到新年;圆子(丸子)象征团圆;鸡爪叫“抓钱爪”,盼来年招财。

在徽州,饭前必先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,在祠堂或家中厅堂摆上丰盛酒菜,焚香叩拜,请祖先“回家过年”。全家看春晚,守岁。长辈给晚辈“压岁钱”,据说钱要放在红包里,压在枕下,才能镇邪护岁。

大年初一,开门大吉。清晨,第一件事便是燃放“开门炮”,往日子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彻街巷,碎红满地、灿若云锦,这便是安徽人所说的“满堂红”,盼着开门见喜、万事顺遂。

如今,为响应环保号召,更多人家换上了电子炮,没有刺鼻的硝烟味,却依旧有着洪亮喜庆的声响,既守住了年

的仪式感,也守护了一方清朗,让这份新春的欢喜,多了几分绿色与雅致。

这天讲究多:不扫地、不倒水、不说晦气话;早餐常吃茶叶蛋、枣栗汤圆,寓意“招财进宝”;人们会穿戴整齐,出门互道“新年好”;遇见邻居,拱手作揖,一派祥和。

从初二开始,便是拉开走亲戚、拜大年序幕。拎着精心准备的年货,走访亲朋好友,叙家常、话情谊,分享一年的收获与喜悦,畅谈来年的期许与憧憬,欢声笑语间,尽是亲情与温情的交融,让年味在相聚中愈发醇厚。

这就是安徽的新年,它不只是舌尖上的盛宴,更是情感的凝结、文化的传承。在红火与欢腾之下,流淌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岁月绵长的虔敬。

一碗粥、一串腊味、一声道贺,皆是安徽年的模样,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气,也藏着最虔诚的祝福。



风里的咸香 笑里的年 徐金陵 摄

生活感悟

夜雨怀乡

张昌青

失眠于我,是一场经年不愈的顽疾,总在毫无征兆的深夜悄然袭来,睡意一点点散去,只剩清醒在黑暗里蔓延。窗外夜雨淅沥,敲打着窗棂,也打破了夜的寂静,为这无眠的夜晚,添上几分清冷又温柔的味道。思绪顺着雨丝飘远,像被打开的时光匣子,过往与当下、牵挂与怅惘,一幕幕在心里缓缓铺开,挥之不去。

年少时,我曾拼尽全力读书,一心想走出闭塞的乡村,去往远方的城市,去看更广阔的世界,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前程。那时的我,满心都是向外走的渴望,总以为离开故土,才算真正长大,总觉得远方的灯火,才是人生该有的模样。

几经辗转,我终究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,成家立业,过上安稳的日子。时光匆匆,如今孩子也已步入大学,算是圆了我当年对未来的期许。人生过半,看似安稳圆满,可每当夜深人静,心底总会涌起绵长的牵挂与思念。

人到中年才慢慢懂得,走得越远,心越念旧。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那条蜿蜒的乡间小路,想起路尽

头——母亲倚门守望的身影。那条小路,藏着我童年的欢笑,载过我少年的心事,更盛满了母亲日复一日的等待与期盼,那是刻在骨血里的温暖,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印记。

岁月从不等人,当年目送我远行的母亲,如今已是鬓染霜华、脊背微弯。故乡的小路依旧,老屋还在,可时光早已悄悄换了模样。我曾拼命想要逃离的乡土,如今成了最珍贵的念想。

原来这一生,我们拼命向外奔走,求学、安家、立业,到头来,不过是为了学会回望。所谓故乡,从不是一个地理坐标,而是有母亲在的地方;所谓心安,也不是城里的安稳居所,而是有人牵挂、有人等候,有根可寻、有家可归。

夜雨未停,思念绵长。走过半生才明白,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,而是故土的烟火,是母亲的温柔。只愿时光慢些走,让我有更多时间归乡伴母,重走那条旧路,把半生的乡愁,都安放在最温暖的归途里。

凡人心迹

立春,轻启一场春的呢喃

邵泽国

日历撕到立春这一页,日子忽然就软了下来。清晨推开窗,风没了寒冬的棱角,裹着残雪的淡息扫过脸颊,像碰过晒暖的棉布,暖意虽淡却真切,漫在眉间,驱散了连日慵懒。

墙角残雪没了冬日的坚硬,缩成浅浅水渍,边缘泛灰,风一吹便浸润进干裂泥土,不留痕迹。屋檐零星冰棱还带着冬的余韵,却失了锋利,尖端圆润透亮,映出细碎光;细小水珠滚落在窗台青砖,晕开湿痕又转瞬被吸干,无声告别寒冬。

田埂上的枯草依旧枯黄,却没了冬日的僵硬,风一吹便轻轻伏下,露出根部藏着的嫩黄草芽——细如绣花针,裹在褐叶间,带着湿润的淡绿,不细看似与泥土相融。蹲下身轻触,软乎乎的带着泥土微凉,那是生命苏醒的触感,悄无声息却满是力量。

村头老槐树依旧枝桠光秃,却没了冬日的死气,树皮裂纹里藏着淡青,轻摸能触到细微湿润。枝桠间去年的枯叶一碰就碎,小小的芽苞嵌在缝隙里,圆滚滚裹着细绒毛,似初生雏鸟般怯望寒天,但藏着倔强,默默积蓄力量。

窗台花盆里,去年枯萎的月季枝桠上,也冒出了青绿色的小芽点,不起眼却透着生机。母亲蹲在窗边,小心拨开盆土,指尖拂过枝桠,眼神温柔:“立春了,该醒了。”她指尖带着泥土气息,轻触芽苞,那份温柔与立春气息相融,朴实动人。

古人云:“律回岁晚冰霜少,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这句诗不似那些耳熟能详的咏春之作,却道尽了立春的真谛——

岁月留痕

母亲手中的云朵

郑 帆

这天气是一天更比一天冷了,母亲从木箱子底找出那件外婆给我做的、穿了三个冬天的花布夹袄,笑着对我说:“外婆专门捎来的新棉花,刚刚太阳晒过,她特别叮嘱要给你的夹袄用新棉花翻新,这个冬天就不会挨冻了。”

按着外婆的指令,母亲坐在老房子门槛边的小木凳上,小心翼翼地拆开夹袄的针脚。

“这是外婆家地里今年新采的头茬棉花。”母亲伸出那双布满粗茧与干裂口子的手,极仔细地,将棉花一片一片地撕开、抖松,新棉花在她手里舒展开来,真的像在整理一朵朵蓬松而洁白的云朵。

她的头微微低着,额前的碎发垂下来,遮住了眼角的细纹。可我看见她鼻尖上沾着的细小棉絮,像落了片小小的雪花,静静地停在那里。偶尔她会停下动作,揉一揉发酸的肩膀,手握成拳头捶打几下腰,再继续铺那些“云朵”,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老歌。

然后便是铺新棉花。她把那些旧棉絮一片片撕下来重新拍松,俯下身去,鼻尖几乎要碰到那件摊开在膝盖上的花布夹袄。“这新棉花就是不一样,她抬起头笑着对我说,“你看多蓬松,暖烘烘的,都是好闻的太阳的味道,你穿上保温暖和得很。”

她把撕得蓬松的新棉花,一层一层地铺在布套子上。铺到肩头、肘弯这些容易磨损的地方,便要多铺上一些,用手掌轻轻地按一按,拍一拍,那神情十分专注。原本是蓬松松的云朵,在她手下慢慢变得服帖、妥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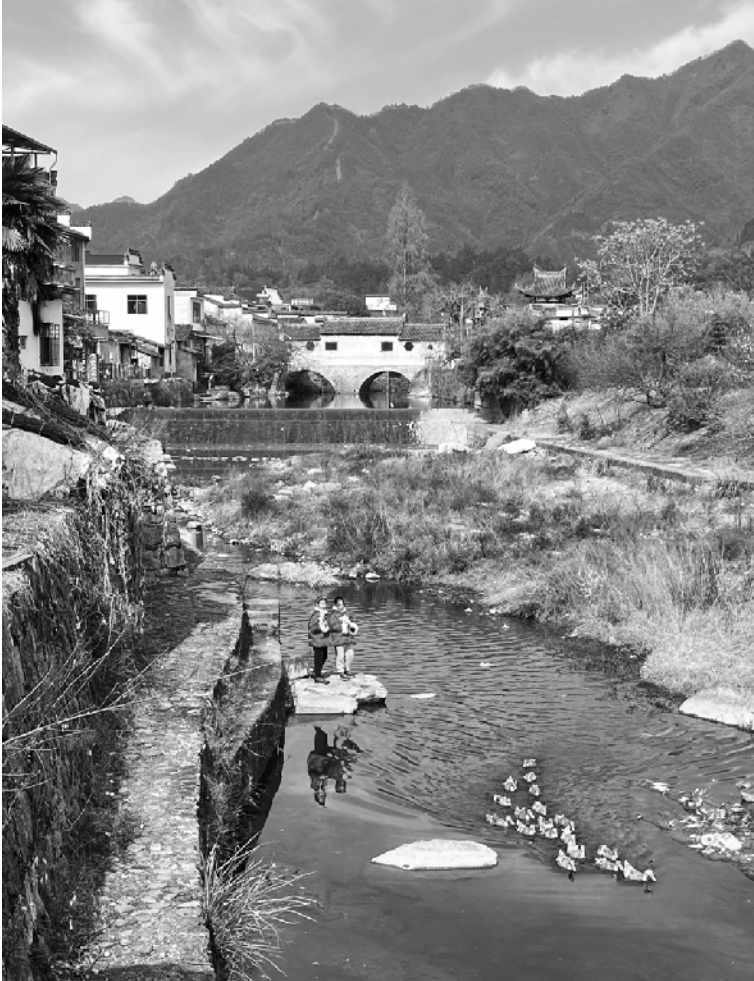
春从不是轰轰烈烈的降临,而是藏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里,藏在草木的萌动里,藏在泥土的湿润里,藏在人们不经意的温柔里。它不像盛夏那般热烈,不像深秋那般厚重,也不像寒冬那般凛冽,它是内敛的,是含蓄的,像一场轻声的呢喃,温柔地唤醒世间万物。

路边灌木丛的枝条泛着淡青,看似干枯的枝皮下,早已涌动着生机,每一寸都在悄悄舒展,静待春日暖阳。泥土里,冬眠的虫儿尚未苏醒,却在黑暗中积蓄力量,等着春雨召唤,便破土奔赴春的邀约。

人们渐渐褪去厚棉袄,换上轻便衣裳,步履也轻快起来。老人们搬着小马扎坐在墙角晒太阳,指尖摩挲着针线,脸上带着淡笑;孩子们褪去棉衣在田埂奔跑,脚下泥土松软湿润,身影与草木、暖阳相映,满是生活烟火气。

立春,从不是春的盛放,而是春的启程。它没有桃红柳绿的热闹,没有姹紫嫣红的绚烂,只有最朴素的生机,最细微的变化,最温柔的期许。它教会我们,所有的美好,都不是一蹴而就的,就像这破土的草芽,就像这枝头的芽苞,就像这融化的残雪,都是在无声中积累力量,在等待中孕育希望。

生活亦是如此,平淡日子里的默默坚持、悄无声息的努力,如同立春的生机,在积累中成长,终会冲破寒意,迎来暖阳。立春轻启春的呢喃,也开启一段新征程,它告诉我们,寒尽终会暖,静待皆可期,每一份无声的坚守,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

慢时光

吴雨田 摄